



LUND UNIVERSITY

讀叢峰詩集《所謂歷史》

曾, 金燕

Published in:
聲韻詩刊 [Voice & Verse]

2025

Document Version:
Manuskriptversion med förlagets layout och korrekturanmärkningar, oftast ej publikt tillgängligt

[Link to publication](#)

Citation for published version (APA):
曾金燕 (2025). 「春天的尚未終結的故事」: 讀叢峰詩集《所謂歷史》. 聲韻詩刊 [Voice & Verse], (83), 77-82.

Total number of authors:
1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CC BY-ND

General rights

Unless other specific re-use rights are stated the following general rights apply:
Copyright and moral rights for the publications made accessible in the public portal are retained by the authors and/or other copyright owners and it is a condition of accessing publications that users recognise and abide by the legal requirements associated with these rights.

- Users may download and print one copy of any publication from the public portal for the purpose of private study or research.
- You may not further distribute the material or use it for any profit-making activity or commercial gain
- You may freely distribute the URL identifying the publication in the public portal

Read more about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s: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

Take down policy

If you believe that this document breaches copyright please contact us providing details, and we will remove access to the work immediately and investigate your claim.

LUND UNIVERSITY

PO Box 117
221 00 Lund
+46 46-222 00 00

「春天的尚未終結的故事」：讀叢峰詩集《所謂歷史》

文 曾金燕

詩意地存在

我一直期待著讀叢峰的詩集《所謂歷史：叢峰詩集 1999-2024》。因為平時看他的影像作品——邊緣的獨立影像中的邊緣——總有情感、視覺和思考的強烈衝擊。更因為偶爾讀到他散落的詩，感受到甚麼是哲思的意境，以及中文閱讀的思維和美學快感。我期待著從叢峰那裏獲得更多詩意和思想的啟發，間或催問他甚麼時候可以讀到他的詩集。承蒙他不嫌棄我的煩擾，在 2025 年的早春三月發給我這本詩集。開篇我就被它的想象力與詞語的厚重與魅惑迷住了，於是放下，希望可以讀得久一點，把閱讀的言語驚奇、視覺化想象和思維體驗盡可能延長，如同跟著他的鐵路線無限地延長。我們共同的身份是影像工作者和詩人。對我們來說，所有的語言都在自動地自我視覺化，意向在詩歌和影像的互文中越發生動。

穿過城市的鐵路線

火車一經過你
你就像礦山和硫磺般閃亮
一向熟悉的也變得陌生

上車，城市又恢復為神話
和傳說中的領地
被文學想象力統治與照耀
但拒絕進入，拒絕接觸

駕馭你那閃光的領地
一個表面積嚴重誇大的樂園，黑洞出沒；
低矮的居民在洪水中蟄伏
房屋錯落，密布荒涼窗孔的山巒

紛紛向兩側遠方傾斜
火車加劇了它們的衰老與被遺忘

只有離開地面 城市才變得適於幻想
適於觀賞 變得神奇
這永遠都在興建中的領地
鐵路線在城市邊緣划出一道光弧
低低地 匍匐於它的心臟
敲擊出黯淡的火

這城市將被穿越和遺忘
將復活，如此循環往復
但一代人即將沒入城市背面
無可挽回地，把穿爛的舊制服
留給下一代

溺水的人群在沉睡 在黃昏
和午夜的天光下 匆匆走過各自的夢
頭也沒有歪一下
地平線的佈景灰暗幽遠

你在地平線擦出一道火光
這城市很快又墜入混沌

——2003/3, 2024/5/17，6/19

閱讀詩是非常私人的，跟著〈穿過城市的鐵路線〉，我彷彿進入了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家鄉黑洞洞的礦山、大西北的遠方，鐵路工人、礦工和帝國子民在地底與荒山上開拓《光的斜井》（我的詩集，叢峰作序）。同時，它彷彿就是為我這樣的異鄉人而寫，將一次次的出發

和離別的火車旅行感受濃郁地以蒙太奇的方式呈現，在潛意識層面打開想象力和對現實的黑暗、瑰麗進行歷史性的洞察——包括不變的城市和城市建設者、居住者代際的更迭。在叢峰的文字開鑿工作裏，我進入了地表與地底的空間驚奇和空間折疊的意向中。那是一種《看不見的城市》，由歷史和概念的折疊打造出來的多重空間。也是一種地面的景觀，地底的暗流湧動，相互成為社會、影像和詩歌的復眼，相互成為現實主義的魔幻穿行、對話、夢想。這既是對叢峰的實驗紀錄片《地層 1：來客》和《地層 2：軟流層》的創作概念的再次書寫，卻是以詩人的肉身來與歷史、現實和思維擦出火花。對於叢峰來說，更為有意義的是，這是他對中國折疊壓縮的現代性議題的一次次打磨，從「我們從未現代過」的現實折疊到在影像中凝視社會主義廢墟的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時間感（再現在《地層》影像和「時間的地理學」的詩歌哲思裏）。

這種穿行，多麼自由，他在〈藍色的章魚游動在合攏的幕布上〉寫下這一節：

一隻鳥划過藍色的純粹的天空
分開想象中的北方或南方，飛越
樹叢最頂端的手掌，誰也抓不住它；
玉米地，電線，變壓器，低垂的平坦的
城鎮屋頂，一層稀疏、懶散、缺乏希望
又恍惚不定的空氣——誰也抓不住它。

一個再日常不過的場景，在他的筆下生出一副動態的油畫，一種慵懶的意向，和自明自現的自由與詩意。你肯定要追問：妳說哲思，是甚麼意思？我只能給你叢峰的詩，讓「雨」和「天空也會想念你」自己告訴你甚麼是哲思。類似的詩還有很多，比如〈黃昏〉。

雨

雨總會落下，無論這一年，還是
某一年。
在任何你居住過的城市，
在任何地點——如果時間足夠長。

在所有的雨裏，你做過同樣一些動作——

你被看似同一種物質包裹，在
房間神秘的昏暗中，光亮在室內呈膠體。
眾多流動的平行線，在地面

轉一個直角，匯入本來的形態。
現在世界相當孤立，但親切舒適；
聲音從天而降，掩蓋。

那時你是否被一種每次
都相同的思緒圍繞？你在每個
「那時」想的是甚麼，一個個漸次遞進的遠處？
現在你站的比原來更遠，離另一場雨更近了。
每一場過去的雨都已被封存，嚴絲合縫在扣在
一小塊液體裏，思想的發散在那裏結束。

上一次你真的嚴肅地想過甚麼？玻璃已經
模糊。思緒撞在上面，被雨水不斷洗刷著。
想象成為無法延續的事情，只有想象的動作保留下來。
上一次的想象已經停留在上一次的時間和地點；這一次
只能繞開。這一次進入的將是另外的世界。
也許雨使一切安全了
使一切莫名其妙地進入循環

現在，當你探頭進去觀望，
你只能看到自己的背影。
前面，你甚麼都無法發現；
裏面，你根本不能進入。
這個影子是你被掏空的標本，
站立著，塞滿棉絮。你獲得
他的血肉，被留在自我博物館中。
即使金蟬脫殼，也只是更大範圍的逃遁，
向著不同方向狂奔，
原路已經在泥漿中閉合。

——2005/3/22，2024/6/20

讀一首詩和寫一首詩一樣，溝通的聲音都是一個單數形式的「我」。作為一個生於中國南方的客家人，雨無以言說地詮釋了我的存在方式。雨讓我成為那個永恆的小孩和完整的具有想象力和自省力的人。在三合土夯成的兩層黑瓦老家，下雨了。梅雨時節的細雨，和龍捲風帶來的驟雨氣勢上固然不同，但那個小女孩從來都在聽，雨水打在瓦片上的聲音，打在竹葉上的聲音，滴落鵝卵石鋪就的地面的聲音，手指穿過屋檐水簾的聲音。大多數時候，我無法明白雨傘與雨衣實用的意義，雖然也不時享受著雨打在雨帽、雨衣和雨傘上的聲音。走在雨中，是多麼愜意的撫摸，無論是溫暖的雨還是冷意的刺激。走在雨中，我和我、

和世界的關係被雨切割又被雨關聯著。我移動，這張雨編織的網也在移動和變動。回望走過的路，留在泥膩中的腳印已經模糊。無論在哪個地方生活，福建、北京、香港、北美、以色列、瑞典……雨來時，雨的形狀、皮膚的觸感、當下的情緒和思緒，以及雨帶來的想象遊戲，永不疲倦地一再出現，一再循環。這個以水為主要成分的身體，被雨帶走又被雨帶回。詩意地存在著，思考充滿了詩意。

天空也會想念你

天空與大地最初結合的時候
這個人看到所有的事物都隱遁，遠去
成為一條地平線——這是虛無與實在的分界。
從此，大地誕生，做為一個概念；
天空從鳥的背上鋪展而去。從此生活
成為一個活生生的概念。
此刻，這個人的眼睛閃閃發亮，
站在第一個季節的凍土上，地面
霜的白色仍舊神秘。

他呼出第一口熱氣，太陽升起在地平線處的
樹林頂端，被枝杈划破
天空會想念這個以身體和影子移動的人
太陽穿過它的海洋，正將
他的影子拉得越來越長，超出了
他在地上的重要性，即便如此，
他也並不孤單

天空會以
回蕩的鳥鳴想念這個人，它在
高遠的呼吸中想象著更寬闊的視野，
更清晰的大地和更美妙的空氣，它吸取
人丟棄的一切，並已為黑夜
做好準備

我那時不知道，大地上的生活
將如何由我自己來安排。我知道的不是大地
只是各種各樣的場所。我那時不知道
大地將流動或萎縮，舞蹈或枯竭；
我沒有想過
在天空中身體該如何運動，星辰並不提供
支撐或阻礙；我那時看著太陽，黑子
象神秘的霉菌在開放——

沒有甚麼比它更亮，沒有甚麼比夜晚更亮，
那時，群山都在，時間仍舊生長，直到
大地被詛咒，天空被漠視的時刻
到來

但天空也會想念我

——2002 - 2004，2024/5/23

叢峰這位氣象學專業畢業的自由創作者，從非人類視角看一個孤孤單單的人，當天空和太陽以及太陽的黑子都在注視著這個人，這個人不再孤單，而是閃閃發亮、活生生地被深深地想念、掛念著。這個人是否有意識有能力地思考也不再重要，因為他被天空溫柔地圍抱，成為目光的中心。詩人問自己，還有甚麼比這更加幸福更加詩意的存在方式呢？

進入現實

讀到詩集的第三部分——在現實之中——我強迫自己停下，將閱讀後延，卻又失敗。這是詩人進入了2020年代的中國，叢峰以詩的精煉，為中國做了畫像，為自己作為民間立場的思考者作出回答。

矛盾論

施暴者的
頭盔
制服
和盾牌上
寫著：
防暴。

——2021/6/30

〈矛盾論〉彷彿活字排版，通過字塊製造的視覺空間和矛盾雙方的空間對峙，將現實的核心驅動力呈現得一覽無余。現實有許多種，取決於是誰經歷的或誰定義的現實，叢峰在詩句裏說——每種現實只能是整體現實瓦礫中的一種。我猜測他所用的瓦礫一詞，在延續其影像對後社會主義中國的廢墟凝視。關於多種現實的思考，在他的影像工作成為核心，是他的影像拓撲及溯源工作，讓多重現實得以在屏幕上保存，並且形成關於暴力、苦難和幸存的對話。

在現實之中

活在全部現實之中
就是活在岩漿之中
就被現實焚毀
不再有統一、一致的現實
每種現實只能是整體現實瓦礫中的一種

時代在火山口 人在龐貝熟睡
遠方在日常的冰面上
鑿擊出枝狀裂紋

也只有藉由這分裂
明天繼續運轉，在原地，在另外的世界
在不可能的睡眠中睡眠
在不可能的安寧中裹緊被子

——2019/11/19

而〈第四帝國系列七首〉，採用轉喻的方法來討論現實。第四帝國是納粹分子幻想中復興第三帝國的未來。現今這種未來，未言明的主體和主題在轉喻中成為現實主義寫照。這種方法也經常出現在叢峰的影像工作中，受《手持攝影機的人》（導演吉加·維爾托夫，1929）的影響，他通過線條、形狀、動態的韻律來抽象現實的本質，又用分屏來強化相似或對照不同，來強調一種社會處境。更進一步，著迷於卡夫卡的叢峰，擅長於用一個國家的歷史、一個城市的地圖，來導航揭露另一個國家、城市、民族的現實和歷史本質。這一次，叢峰在詩的字和詞中，直接進入現實，介入現實。

站在苦難的角度看歷史，時間發生了多重扭曲

閱讀繼續前行，當進入詩集的下一部分——沒有時間的歷史——我不免驚心：進步難道並不隨著時間的直線長軸往前走嗎？苦難的歷史難道會一再地在時間長軸上再現嗎？時間難道真的會扭曲嗎？時間是被扭曲成螺旋上升狀態還是被扭曲成螺旋狀卻被一再地被壓平甚至下陷？我之所以用問句，一方面是因為我不願意相信歷史原來是沒有時間的，在苦難再次發生、發生的規模、製造的痛苦的面貌上，人類歷史也許並不是一部進步史。我們又將再次見證出埃及記。

出埃及記

沒有甚麼人能斷言，我們的子孫
不會生活在更黑暗的世代
無法預言，無力阻止
——二者都超過了一個人的能力

所以，歷史，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這到底是不是他們自己的事？

當你令海面分開，你已將未來應許
那片土地正從地平線處顯現
但地球的曲面

首尾相連
我們所逃離的，正在前方恭候我們的到來
彷彿我們不過穿過了一個個幻影

你確認 你不會返身 再次分開紅海？
它如今名副其實了——大規模捕魚作業後，內臟與血水
被拋灑傾倒回大海；誰的神奇的手掌
可以分開海水，而不染上血污？

整個二十世紀
一份咀嚼過度的
被背叛的遺囑
由新世紀繼承

你確認 你的子孫
不會生活在下一個黑暗的世代？
它正沿著斜坡向下滾動
雖然 黑暗的世代也有歌唱
但黑暗震耳欲聾
而死亡將寂靜無聲

——2021/7/2-8/9

2020 年代的現實，雖然只過了不到一半的時期，對於人類來說，是疫情和非人控制的苦難，槍炮交織的戰爭苦難，還是看不見的貿易戰帶來的重創。〈出埃及記〉、〈死亡的教益〉，閱讀這些詩的每個字，每一行，都變成無限拉長的過程。描寫血的「正在路上的雪」，顏色分明地衝擊著閱讀者，飽含苦澀的滋味和冰冷的感覺。這當下的歷

史是「冰冷入骨的時間」鑄造的時代。

它的白將空無一物，苦澀，凝結著冰冷入骨的時間
帶著沿路滴答的血

人們通常說國家不幸詩家幸，在關於苦難的創作中，創作者首先是痛苦的肉身承載者，然後才可能是藝術的轉化者。當作品完成時，創作者又成了痛苦的媒介，為觀看者和親歷者完成溝通。每當從社會的不幸中去錘鍊那一種痛苦時，我時常對自己說，我寧可不要這種「詩家幸」，哪怕我只有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小確幸。叢峰對苦難的關注，早就超越了中國這一地理範疇。紀錄片《馬里烏波爾戰火二十日》裏俄羅斯坦克 Z 是邪惡入侵者以及戰爭機器的直接代表。他用詩的語言，再把 Z 錘鍊——一個字母變得凶殘——寫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野蠻、殘酷，以及帝國的本質。

春天的尚未終結的故事

一種顏色變得骯髒：白色
一個字母變得凶殘：Z
一些地點變得難以接近
另一些則血肉模糊
一到兩種可選擇的命運——囚徒，或難民
暴雨般灑向羊群
隨機分配這偉大的恩典

「我看到我的光在閃耀
從西方到東方……」

死於飢餓
死於想象
死於消息——
死於朋友的死

白與 Z 締結神聖同盟
凶殘、骯髒與恐怖稱兄道弟

白色字母 Z 噴在鐵甲表面，比單純的白
髒得更具體，更堅硬
（17 歲，他目睹過數具
坦克屍體，死於平民起義）
當神父為 Z 灑上聖水，這怪物將無堅不摧

130

——這就是他們無堅不摧的信仰，比那怪物
還要牢固冰冷，比那怪物
更難以鏟除

Z 的盟友同樣堅信：白袍加身，鼠輩便能凌駕一切
白色大於任何顏色，白取締
一切生命色彩，而白得令人生畏；
結繭者，向外部世界的唯一貢獻
是燒成焦炭的瞳孔

Z 吞併了整個光譜，成為白色；
白侵入字母表，恭列 Z 的右手，
化身第 27 個字母

凌晨，高速公路
最黑暗的時刻，27 個人成為祭品
白成了他們提前備好的屍衣
死神測量了他們的波函數，命令
白中滲出的黑將他們徐徐溶解
27 個人成為一個數目：27

二月，三月，四月種下的一切
五月，六月，七月，八月成熟
九月，十月，十一十二月收割

九月，憂心於即將到來的前景；
十月，前景發生；
十一月，前景已成為歷史背景；
十二月，在一切發生後，沒有人再擁有
可期待的甚麼

關於 Z，我回想起
歷史上一次死亡的當日，在墓西地路口，親眼目睹
道路兩側的平行圍欄，如何在一夜間
被生生扭成 Z 字型，將道路攔腰斬斷
以阻止那沒有塗寫 Z 的鐵甲蟲的推進

關於白，我的記憶
已成一片空白。遺忘是當務之急，眾人亟須
抹掉集體死亡的時段。討論這一年的迫切性
仍舊存在？以及恰當的空間和語言？
證據和證人都厭倦了自身

做偽證是人們唯一的渴求

庸人的善即是一種惡 ——

當踴躍者加入建築隊列，義肢支撐起了不義
就在張巨嘴的呼吸吐納間，這背部
繃有藍色蝦線的白色物種，竟一夜間
從繁盛走向滅絕，如何從進化角度
解釋這一場景？

和平與安寧，只在驅魔後才擁有可能
明天不斷開始，今天仍未有到來的音訊
昨日的幽靈一直在附近逡巡著，野貓般
努力發出類似人的哭喊

我們的記憶只配屬於他人
我們的歷史只能由他人來書寫
更要命的是 —— 我們不能談論我們自己
最大的禁忌是消亡了的每一刻，因為每一刻
都不安地留下了甚麼 —— 是熵，或者灰燼？ —— 長久地
侵擾某些人的睡眠。一切時間
都屬於存在的非法形式，「……必須通過
許可證的方式來再造現實……」歷史
尚未蘇醒，尚未意識到，應該回過頭去
取消這些場景

——2022/4，2024/4/19，5/18

因為這種人類共享的、由人類製造的痛苦，天堂和地獄的存在有了必要性，在詩的語言裏，叢峰用無神論者的、現實主義的場景，去回應但丁的史詩主題：「該如何向無神聖論者解釋地獄」以及「可怕的並不是天堂不存在」。在沒有時間的歷史這個章節裏，所有的現實主義寫作都變得如此超現實，如此魔幻。因為殘酷和苦難已經超出普世常識的認知框架。叢峰熟練地挪用神靈鬼魂世界的意向，用現實主義世界的詞語，來互文互現。讀著現實主義的「還魂者」，但凡是個人也不免失魂落魄，沉浸在歷史和現實的「走失者」的悲哀中。我們這一群失魂落魄的中國人，經歷了還經歷著這麼大的苦難，影像記住了這失去時間的歷史，詩也記住了。叢峰在第五個章節給出詩人的新答案 —— 繼續生活。

繼續生活，繼續創作，繼續編織友誼的網

在詩集的最後一個章節，叢峰的詩哀悼、撫平傷痛、重生、繼續生活。

灰燼

灰燼 —— 不灰，是黑的
來自灰度的盡頭

儘管澆過冷水
灰燼仍在喘息，在熱傳導

灰燼無法建造
但春天，枯草的屍骸
在地面過火後，焦黑

然後，一種超越性的顏色
上升自地的深處
用綠來擁抱並親吻黑色的營養

——2023/3/15

我無意對叢峰的詩歌進行學術評論。我珍視它為創作者之間的一種交談。在閱讀的過程中，我如獲至寶地捧起那詩的珍珠，貪婪地渴望著永遠擁有這閱讀的過程，默默地記下只言片語，見證一種友誼 —— 人們如何通過詩，認出彼此，看見歷史，進入現實，脖子上掛著詩意的珍珠，生活下去。 

「時疫中問候」：曾金燕的詩

文 叢峰

地層

在金燕的詩中，地層的意象牢固繫於生命意象本身，某些方面契合了加斯東·巴什拉在《空間的詩學》中展開的關於地的詩學。地是母性的，生命與地天然相連，生命的核心與驅動力來自地的深處——被我們的日常生活所牢牢鎮壓之處：「從越來越黑暗的遠古地層／尋找堅硬烏亮的心臟」（〈光的斜井〉），或「從地核生長一顆心臟」（〈熔岩與楓樹〉）；在日常不可見的區域中，能量在此集聚：「地層深處流動不減的炙熱」（〈象〉），「你從地心開燈 岩漿迸逸」（〈瘟疫時節慶〉）；而在地層深處隱匿的生命源頭與地表的日常世界之間的，或許是「光的斜井」，它通聯本原的與表象的兩個世界——地層深處-生命源頭需要一個出口，來將醞釀積聚的能量釋放於地表的日光昭昭之下，小女孩的生命正要沿著這井向上打開，伸展，她自身便將是一次「噴發」；同樣，地上的光需要一個通道，才能抵達地層中的黑暗深厚。

團結

金燕的詩述說身為女性的驕傲，這裏面沒有個體的自戀，更多滲透了一種團結意識：〈裸體溫泉的鄉野奇蹟〉，〈我們這樣的女子一起生活〉，〈我們這樣的女子終會相逢〉。而〈從來就沒有〉彷彿是那句「從來就沒有甚麼救世主」的歌詞的縮略暗指，指向一種覺醒與解放的渴求；「從來就沒有」與「從來就只是」，是同一種現實的兩種表達。這些詩中描寫的都不是孤立的女性個體，都是關於人的複數場景，是發出一種呼聲，呼喚對話，呼喚一個團結起來的世界，呼喚「我們」——這種呼喚的意識，我覺得部分來會自於金燕作為社會工作者的經驗，因為沒有「我們」，便只有一個個孤立的「我」。

客觀化

作為和電影關係密切的寫作者，金燕的詩使用了很多電影鏡頭的「客觀化」手法：只呈現一個個物-場景-地點，但不置評，每兩個之間，不使用所謂的敘事手段或動詞、連詞串接，只是純粹的逐一擺放與並置，每個詞都如同一個意義與謎底待解的含苞待放的畫面。如〈泉〉，彷彿是一個個意象與畫面的湧現，目光從一個物-場景-地點直接切換另一個物-場景-地點，每個湧現之間沒有直接關聯，但是在意象的躍動中，生機和世相被展現出來：

馬灣 船灣 九龍灣
銅鑼灣 柴灣 荃灣

白子 黑子 泥棋盤
藍田 沙田 何文田

行人 商販 市場
樂富 康城 旺角

渡輪 貨輪 小舢板
榕樹灣 醉酒灣 阿伯丁

在〈無題〉中，「黑咖啡／熱紅茶／白酸奶／黃皮膚」這些色彩豐富的日常事物的特寫鏡頭，實際上成了驚心動魄的事件的背景；〈一場雪〉包含的四個場景中，每個場景第一句與第二句間的對照與關聯，都形成了蒙太奇；〈瘟疫時節慶〉中的三年，則分別由相隔一年的三個鏡頭——雪，新年，聖誕——所代表。

詩集中，客觀鏡頭手法最集中的體現是〈出行清單〉這首詩。與〈一個異鄉人的八九六四三十二週年〉的開頭段落一樣，都有著同樣的對日常生活事物的整理、羅列、

分揀，帶著某種流亡者的生活中所必需的自我距離；日常生活的細節只在變遷之際，才被顯影出來：

註銷大陸戶口 待辦 2019 2020 2021
取消香港住址 已辦 2021
登記代理地址 OK 2021
申請表 報稅單 沉默多於回答
配偶 無
撫養費 無
贍養費 空
永久地址 無
緊急聯繫人 空

打新冠疫苗復必泰 兩劑
換近視眼鏡配游泳鏡 一人一副
補上失蹤了半年的太陽鏡 一副
更換輕便手錶錶帶 一塊
待修堆花耳墜 一對
尋輕羽絨上衣和夏秋長袍 若干
尚缺不怕雪的長靴 一人一雙

每一次寫作都是一次流放

在自己的詩作中，金燕建立了一種有機關聯：比如〈雙槍老太婆之死〉，〈走四方〉，〈流亡的聲音〉，〈一個異鄉人的八九六四三十二週年〉和〈出行清單〉。這些排序前後相繼的詩歌之間，形成了一種類似接龍的關係：前一首詩結束的文字，成為下一首詩的起始。這種再生成，雖然可能是對意猶未盡的表達本身繼續加以努力的結果，但更應來自於一種自覺：任何結束都只是表面上的結束，它已重新成為起點。這是詞語的流亡。

〈流亡的聲音〉的結尾：

你說，寫作是為了把詩行抹去
今天，你透過面紗看見誰透過面紗看你？

〈一個異鄉人的八九六四三十二週年〉的開頭：

你說，寫作是為了把詩行抹去
今天，你透過面紗看見誰透過面紗看你？

前後兩首詩歌在話語上的接續關聯，不僅是修辭形式上的關聯，首先就來自作者的幾個縈繞不去的主題。〈出

行清單〉之後的〈六月流離〉，也仍是關於六月、異鄉流亡的主題，那是一種處於不同時空、不同生命階段之間的中空狀態，感官失靈卻又異常敏感，並不再遵從常規的邏輯路徑，充滿不確定性：

我啞了，我就只能用微笑唱白色的詩篇
我盲了，我就只能閱讀樹葉、風和太陽
我聾了，我卻聽見
路人用不是我的也不是他的語言問
你從哪裏來，你的家鄉在哪裏

流亡者的思緒最終總會落腳在家鄉之上——家鄉是流亡者的下意識默默圍繞的核心。

對流亡者來說，文學與詩歌的意義在於，「詞收留你的流亡」，「你披上了時間的面紗／活在今天之外」（〈流亡的聲音〉）；而「寫作是為了把詩行抹去」，每次表達都是不完善的，都需要重新開始，從另外的出發點，以另外的方式，寫作的成品——文學——永遠都沒能完成寫作本身，寫作是一件不得不永遠進行下去的事業。每一次寫作都是一次流放，要遠離之前的島嶼，「異鄉人／甚麼時候從流亡之地再出發」（〈一個異鄉人的八九六四三十二週年〉）。無論流亡還是語言的接龍，都在形成一種塊莖，不斷地生成，不斷地出發，永不停歇。

在〈未來〉中，流亡者因為空間跨度而產生出時間的斷裂感：「未來，我對你無話可說／瑞典的八月望穿香港的寒冬……」這也是一種「世界的蒙太奇」，就像「迎面撞散詞和珠的簾」（〈走四方〉），我們無時不刻不同時在幾種現實裏面，既在此時此地，又攜帶著過去和別處，社交媒體則使我們的思緒活在另一些人中間。世界的蒙太奇就是我們今天所有人的處境，我們都在流亡途中。

「時疫中間候」

這些詩中不時出現的「時疫」，既是某種特指，也是對更大更普遍的時段的影射。在日常生活場景的描寫中，在穿越憂患的密林的途中，時代的火光經常從字裏行間中閃現。這是一個四處流亡的人，在眾多空間的游走穿梭中，因為記憶出於慣性總是滯後於此刻，所帶來的時間罅隙中不斷崩裂碰撞出的碎片閃光。一個世界人的記憶區別於生活疆域封閉的人，其記憶是層疊並褶皺堆積在一起的，是錯層的，在某些瞬間，這些散落的記憶自身總是試圖重組。

與居於「疫」中的流離惶恐相對，我們也承擔起治療和修復自身的責任。在〈病中巡山〉這首詩中，作者寫到

了這一復蘇的過渡性時刻：「還有比綠苔更加光滑的緞錦？／我遇上一隻鳴叫的鳥」觸覺先邁出病房的大門，而後是聽覺；「我往山裏走／試問自己還能活多久」，疾病狀態在身體中的殘留，與此刻生機勃勃的大自然環境間的對比，產生了這個不需要回答的疑問；「火焰木殘留夜雨／山澗枝身抖日影」眼睛看到的一切都在反射病癒者自身的思緒，昨天的灰燼還在，但新的生活已在升起，這個意象在最後兩句中再次得到回響：「孟夏細葉間白花飄落／又飛來一隻新的鳥」。

金燕的詩句不時觸動某些盤踞我內心深處的情結，在今日曆史中，它們是被禁止被埋葬的，雖然「子彈偽裝成胡椒味」（〈時疫中問候〉），子彈始終都在。但詩歌意象總能凝聚出一種經驗的共通性：

他擁抱大海
不說一聲再見
（〈無題〉）

而我曾就同一個腦海中的場景寫過，「大海成為他／他成為大海」。

在危機四伏的世界中，在一種擴大了的「時疫」中，現實有時教會我們錘鍊自己的語言，隱忍地以各種暗示來說出我們想說的話，對一個詩人來說，這並非壞事。 ▽